

S

007094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

第四種

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上册 目錄

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	胡適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	王叔岷
說郭本韓非子辭記	島邦男
帝乙、帝辛之在位年數	楊聯陞
「龍宿郊民」解	宇野哲人
孟子告子章朱注に就いて	加藤常賢
仁人與善人	白川靜
詩經蠡說	羅香林
胡曉岑先生年譜	張琨
On Zhang Zhung	李丙燾
李藕船與其舊藏三四硯	李光濤
記朝鮮實錄中之大報壇	屈萬里
釋「才」	駒井和愛
渤海東京龍原府宮城址考	陳槃
漢簡賸義之續	CHARLES O. HUCKER
The Yüan Contribution to Censorial History	勞翰
北魏後期的重要都邑與北魏政治的關係	譚旦岡
饕餮紋的構成	芮逸夫
世本記孔子生年月日說質疑	黃彰健
蒙古世系譜撰人	李書華
籌算與珠算	全漢昇
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的變動趨勢	王業健
四川方言聲調分佈	楊時逢
論成套卜辭	張秉權
隋唐時代子闡祖籍之父子畫家	莊申
玉劍飾	那志良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

臺灣 臺北

C 5
4.1
792

S 007094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 刊 外 篇

第 四 種

慶 祝 董 作 賓 先 生 六 十 五 歲 論 文 集



S9004545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篇

第 四 種

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上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 輯 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灣省臺北縣南港鎮
印 刷 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省臺北市長沙街二段60號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香港代銷處	集成圖書公司 九龍彌敦道580E (Chi S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kong)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

第四種

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上冊 目錄

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	胡適	1
說郭本韓非子繫記	王叔岷	33
帝乙、帝辛之在位年數	島邦男	49
「龍宿郊民」解	楊聯陞	53
孟子告子章朱注に就いて	宇野哲人	57
仁人與善人	加藤常賢	61
詩經蠡說	白川靜	83
胡曉岑先生年譜	羅香林	105
On Zhang Zhung	張琨	137
李藕船與其舊藏三四硯	李丙燾	155
記朝鮮實錄中之大報壇	李光濤	165
釋「中」	屈萬里	189
渤海東京龍原府宮城址考	駒井和愛	197
漢簡賸義之續	陳槃	205
The Yüan Contribution to Censorial History	CHARLES O. HUCKER	219
北魏後期的重要都邑與北魏政治的關係	勞榘	229
饕餮紋的構成	譚旦岡	271
世本記孔子生年月日說質疑	芮逸夫	319
蒙古世系譜撰人	黃彰健	327
籌算與珠算	李書華	329
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的變動趨勢	全漢昇 王業鍵	351
四川方言聲調分佈	楊時逢	359
論成套卜辭	張秉權	389
隋唐時代子闡祖籍之父子畫家	莊申	403
玉劍飾	那志良	455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

臺灣臺北

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

胡 適

I 神會語錄的三個本子的比勘

我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廿九本(頁 876)曾指出『神會的「語錄」現已出現的有兩本，都是敦煌出來的：

『(甲)胡適校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原編號 Pelliot 3047，收在「神會和尚遺集」卷一，民國十九年(1930)出版。原無題目，胡適擬題「神會語錄」。

『(乙)④日本石井光雄影印他購藏的敦煌寫本，昭和七年(民國廿一年，1932)影印二百部。原無題目，卷前有題字一行云：「此文字欠頭。後有博覽道人尋本續之矣。」影印本題「敦煌出土神會錄」。附有「敦煌出土神會錄解說」一小冊，鈴木貞太郎撰。

⑤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石井光雄本，昭和九年(民國廿三年，1934)排印出版，題作「敦煌出土荷澤神會禪師語錄。」』

那個胡適校寫本，以下省稱胡本。那個石井光雄影印本，以下省稱石井本。鈴木公田校訂本，以下省稱鈴木校石井本。

那兩個本子都『欠頭』，都沒有題目，所以我和鈴木先生都只題作『神會語錄』。去年(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四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入矢義高先生寫信給我，報告他在前兩年(一九五七)發見了這個神會語錄第三本，並且發見了神會語錄原題作「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原編集的人是劉澄。

入矢義高先生的原信，我摘鈔一段：

近日讀到先生發表在集刊廿九本的大作『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兩種』，校定精審，整理醒目，真是不勝佩服。敝研究所在一九五六年由大英博物館購到該館所藏敦煌寫本的全部 Microfilm。我們就組織了共同調查的一個研究班，一直到現在，將那全部寫本翻覆審核，前後已有三次了。一九五七年，我檢到 S. 6557 的時候，就發見了這也是一部神會語錄。遽取石井本比對一過，知其內容和文章頗近石井本，惜尾部斷殘，只有石井本的三分之一。

不過，最寶貴的是載在卷首的編者劉澄的一篇序。據這篇序，我們知道這一部語錄的原名是『問答雜徵義』。今按日本僧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有『南陽和尚問答雜義一卷，劉澄集』的記錄，與此序合。今遂錄此序，以供先生的參考。……

那時我因外科手術住在臺灣大學醫學院的醫院裏。我收到了入矢先生的信，十分高興，就回了一封信，說：

……S. 6557 卷子的發現，不但給神會語錄添了一個可以資校勘的第三本，並且確定了這部語錄的編輯人與原來的標題。這是一舉而三得的貢獻。我們研究神會的人，對先生都應該表示敬佩與感謝。

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寫本的全部 Microfilm，前承貴研究所的厚意，敝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購得了全部副本。我出醫院後，當即檢查 S. 6557 一校。……

S. 6557 即是原編的 Stein 6557 號。Sir Aurel Stein (斯坦因, 1862-1943) 一九〇七年在敦煌千佛洞取去中古寫本大小八千多件 (其中有二十件是最古的雕刻印本)，全存貯在倫敦大英博物館。這些文件都用 Stein 編號，正如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文件都用 Pelliot (伯希和) 編號。大英博物館的翟理斯先生 (Dr. Lionel Giles) 費了二十多年的精力，才把這大大小小八千多件敦煌文卷整理完畢，編了一部『大英博物館藏的敦煌出來的中國寫本分類記注目錄』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一九五七年出版。這本目錄分五大類：第一，佛教典籍；第二，道教典籍；第三，摩尼教典籍；第四，俗家文件；第五，雕印文件。第一類最多，共編六千七百九十四號，故又分十四子目，其中第一子目為大藏經 (翟氏用南條文雄的英文譯本『明藏』目錄作根據) 所收的經典，已佔四千多號了。因

爲這部目錄偏重於大藏裏的經典，用經，律，論三大部的次序，故原編的 Stein 號碼須全部重編過了。S. 6557 在目錄裏就改編作 6065 了。翟理斯先生雖然得到了我的『神會和尚遺集』和石井影印的『燉煌出土神會錄』（兩書均列在目錄尾頁的參考書目裏），但他並沒有認出這個殘卷子是神會的語錄。故 6065 號（S. 6557）的記錄只說：『佛家教義的問答。不完。好寫本。』

我很佩服京都大學的學人的『共同調查的研究班』的合作精神。他們肯費大工夫，『將全部寫本翻覆審核，前後已有三次』，所以入矢義高先生能在三年前（1957）發見這個第三本神會語錄。這種有組織的，同力合作的研究方法最值得我們中國學人效法。

※

※

去年四月底我出醫院後，就從歷史語言研究所借出 S. 6557 影印本和入矢先生在幾次通信裏提到的有關神會的其他各卷子的影印本，作一番初步的校勘。七月初，我出國了，沒有能夠寫定這個『不欠頭』的第三本神會語錄。

在今年二月裏，我用胡本和石井本比勘這個 S. 6557 卷子，又參校了我從前校寫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胡適『神會和尚遺集』159-167頁；又175-186頁；又史語所集刊廿九本，838-857頁；以下省稱『定是非論』），才知道這個倫敦卷子，除了首十六行又五個字之外，完全與石井本相同；而與胡本也有大部分相同，包括石井所無的第一章的前一段。其中胡本所無的小部分（第九章與第十四章）都見於『定是非論』。

這樣校勘之後，我決定把這個倫敦 S. 6557 卷子校寫作『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分寫作十四章，連卷首殘存的劉澄序，共成十五大段。

胡適本的目錄是分章的，共分五十章。其中第六至第四十九章，大致等於石井本的第一至第四十四章。這四十多章，兩本有小出入（如石井本第九章，第十四章，第三十四章，第四十章，胡本皆無），故只能說大致相等。胡本前面有五章，包括『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後面有康圓智問的很長一章，是石井本所無。康圓智問章之末，有一行云：

『因汝所問，一切修道者同悟』。

這顯然是全部語錄的結尾了。胡本的底本（巴黎 P. 3047）在這下面緊接『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並序，獨孤沛撰』，可見胡本語錄雖然『欠頭』，並不缺尾，原是到康圓智問一章（頁148-152）就結束了。這是神會語錄第一本的原本形態。

石井本雖說是『欠頭』，但這個寫本是一個完整的長卷，總共五百零七行，首尾都有空白的紙，是一個首尾完整無缺的精美唐寫本。此本後幅有題記兩行，墨色很淡，是禿筆寫的：

『唐貞元八年歲在末（貞元七年辛未，791；八年壬申，歲不在末），沙門寶珍共判官趙秀琳（秀字，鈴木校寫作看字）於北庭奉張大夫處分，命勘訖。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記』。石井本鈔寫在貞元七八年（791-792）校勘之前，其時去神會之死（寶應元年，762）不過三十年，他的語錄已傳到天山之北的北庭都護府（在今新疆寧遠縣）了；此本到如今已一千一百六十九年了，還保存原來首尾完整的狀態。前面空幅有題記一行：

『此文字欠頭。後有博覽道人，尋本續之矣』。

所謂『欠頭』，只是說『此文字』沒有標題，可能前面還有缺失的部分。但我們現在看見倫敦的第三本，可以知道石井本的第一章正是倫敦本的第一章，差不多緊接在劉澄的序文之後。這就可見這個石井本原來並不『欠頭』，可能只是原來有意刪去了劉澄的原序，又有意刪去了劉澄原擬的『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的標題，所以就好像『欠頭』了。這是神會語錄第二本（即石井本）的原來形態。

為什麼這本子刪去了劉澄的原序呢？因為這本子後面（鈴木校石井本的第四十九章以下）有了新加的『六代大德是誰，並敘傳授所由』的兩千五百多字，又有了新加的『大乘頓教頌並序』，——這篇『大乘頓教序』是一篇『我荷澤和上』的小傳，裏面已說他『付心契於一人，傳法燈於六祖；……慈悲心廣，汲引情深；……明示醉人之珠，頓開貧女之藏；墮疑網者，斷之以慧劍；溺迷津者，濟之以智舟；……於是省閑簪裾，里閉耆耄，得無所得，聞所未聞；疑達摩之再生，謂優曇之一現！……』，有了這樣一篇新傳序，所以用不着保存劉澄那篇笨拙的舊序了。

為什麼要刪去『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的舊題呢？天寶四年（745）以後，神會奉召到東京荷澤寺（荷字讀去聲，是負荷的荷。長安的荷恩寺，洛陽的荷澤寺，是同時立的），『南陽和尚』已成了『荷澤和尚』了。『問答雜徵義』的標題也不是一個很醒目的題名，故也有改題的必要。日本入唐求法的圓仁的開成三年（838）目錄裏，還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的原名。稍後入唐的圓珍的大中八年（854）十一年（857）目錄及大中十二年（858）的總目錄裏，就都改題作『南宗荷澤禪師問答雜徵』了。圓珍此三錄裏又都記有『荷澤和

尚禪要一卷」。我相信『荷澤和尚禪要』可能就是這部神會語錄新改的標題，其內容可能是和這個石井本完全一樣的。我這個假設，將來也許有得到證實或否證的一天。

✱

✱

我現在可以依據這三個神會語錄的寫本的內容同異，假定這三本結集的先後次序大致如下：

- (A) 最早結集本○原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有前唐山主簿劉澄序。其前面的十五段大概近於倫敦藏的寫本。其後半部直到結尾可能大概近於胡適本的後半部。這個本子的結集是在開元二十年(732)神會在滑臺大雲寺『為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為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之後，故此本裏採取了『南宗定是非論』的一小部份材料。
- (B) 神會晚年的修訂本○這個本子大致近于胡適本，其標題可能已改為『南宗荷澤禪師問答雜徵』了。胡本前面新加的材料之中，有『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是一件重要的文字，此書稱『荷澤和尚』，故知修訂已在神會晚年。此本最末是康圓智問的一章，用『因汝所問，一切修道者同悟』一句作結尾，顯然沒有殘缺。其下緊接『定是非論』的首幅，更可知語錄雖有增修，還沒有加上『六代大德』的略傳，也還沒有換上那位不知名作者的『大乘頓教頌並序』。因為後幅沒有這篇『頌並序』，故我推想此本前面可能還保存了劉澄的原序。此本前面有新加的材料，但中間也有刪去的材料，如倫敦本與石井同有的第九與第十四章(都是從『定是非論』鈔入的)都被刪去了。胡本殘存的第一章，顯然也是從『定是非論』鈔來的，那可能又是修訂之後增添的了。據『定是非論』的獨孤沛序，『定是非論』有開元十八、十九、二十年幾種『不定』的本子，『後有師資血脈傳』，亦在世流行』。語錄的修訂本好像是要把這三部書分的清楚，使他們不互相重複。
- (C) 神會死後的增訂本○這個本子的全部大概近于石井本的全部：前面沒有劉澄序，而後面有『六代大德』的略傳，又有『大乘頓教頌並序』。中間也有增入的材料，如石井本的第三十四章，三十九章，四十五章，四十六章，都是胡本沒有的。又第四十七章，四十八章，是從『定是非論』鈔出的。第四十

九章以下叙『六代大德』的兩千五六百字，可能是從神會的『師資血脈傳』鈔來的。『師資血脈傳』原是單行的，這個增訂本好像把他鈔作語錄的一部分了。胡本把『定是非論』的幾章剔出來，而此本把那幾章併進去，這是一不同。胡本顯然沒有採用『師資血脈傳』，而此本充分收入『六代大德』的師資傳授，這是二不同。胡本沒有後序，而此本最後有『大乘頓教頌序』，其實是駢文的神會小傳，這是三不同。細看此傳中說神會『在幼稚科，遊方訪道，所遇諸山大德，問以涅槃本寂之義，皆久而不對，心甚異之；詣嶺南，復遇漕溪尊者，作禮未訖，已悟師言。……』這就接近後來傳說『有一童子名神會，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能大師』（通行本六祖壇經八）的話了。神會請王維作能大師碑文，其中明說『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唐文粹六十三）宋高僧傳的神會傳也說他『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蹟；次尋莊老，靈府廓然；……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於本府（襄陽府）國昌寺顯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如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這都不是一個『在幼稚科』的童子的行徑。所以我說這個增訂本（石井本）的語錄是神會死後有人增訂的。石井本首尾都有空白，但首尾都無標題。可能是這個增訂本的底本還沒有決定新題名的時候，就傳鈔流行了。（石井本不是底本，其末尾『大乘頓教頌序』把『荷澤和上』的澤字鈔作擇字，可證這是一個傳鈔本。）也可能這就是日本圓珍和尚目錄裏題作『荷澤和尚禪要一卷』的。

這是我假定的這三個本子編集的先後次序。我們最後校寫的倫敦本可能是最早結集本。巴黎的本子，即胡本，可能是單獨自成一個系統的神會晚年修訂本。石井藏的敦煌卷子可能是神會死後的增訂本，前面四十六章可能是用那流傳最廣的早年結集本作底本的，其後面『六代大德』以下顯然是後加的。

✧

✧

神會和尚姓高，是襄州襄陽人。他是讀了五經和老子莊子之後才出家的。他最初在襄陽國昌寺出家。開元八年（720），他奉敕配住南陽龍興寺。那時韶州的慧能和尚剛死了七年。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他到韶州參謁能大師，慧能已老了，他自己也過了四十歲。慧能死在先天二年（713；十二月改開元元年），神會已是四十四歲

了。這個中年和尚大概受了慧能的簡單教義的感動，故他北歸後就出力宣揚他所傳『菩提達摩南宗』的教義。

南陽與襄陽相去不遠，都屬於山南東道。神會住南陽大概很長久；他在南陽時期，名譽傳播很遠，人稱他做『南陽和尚』。劉澄編集的這部語錄就題作『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另有幾件敦煌寫本題作『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史語所集刊廿九本，827-836）

在語錄裏，我們可以看見神會在南陽的活動。宗密說神會『因南陽答王趙公三車義，名漸聞於名賢』。王琬問三車，大概在他任鄧州刺史時。鄧州即漢南陽郡，天寶元年改鄧州為南陽郡。語錄裏又有南陽太守王弼問話，又有內鄉縣令張萬頃問話，內鄉是鄧州屬縣。語錄又有『於南陽郡見侍御史王維在臨湍驛中屈〔神會〕和上及同寺慧澄禪師語經數日。』神會在南陽有長期的活動，是無可疑的。

神會配住南陽是在開元八年（720）；他被兵部侍郎宋鼎請入東都荷澤寺，是在天寶四年（745）。在這二十五年之間，他曾向北遷移。開元二十年（732）正月十五日，他在河南道滑州滑臺的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宣傳『菩提達摩南宗』的教義，『為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定其宗旨』。他又曾住過河北道邢州鉅鹿郡的開元寺；因為歐陽修趙明誠都著錄邢州有神會在天寶七載二月立的宋鼎撰，史惟則八分書的唐曹溪能大師碑。然而沒有人叫他做『滑臺和尚』或『邢州和尚』。人們還繼續叫他『南陽和尚』。直到天寶四年（745）他到東京荷澤寺之後，人們才漸漸改稱他『荷澤和上』，——那時候，他已是七十六歲了。他在荷澤寺不過八年（745-753），就被人劾奏『聚衆，疑萌不利』，就被貶謫到饒州弋陽了。他在貶謫中的第三年（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造反了，次年洛陽長安都失陷了，兩京的『寺宇宮觀，鞠為灰燼』了。

在一千二百年之後，神會當年的演說，答問，談話，一件一件的從沙州敦煌的石洞裏出來，其中還有幾件保存着『南陽和尚』的主名。

這個『南陽和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在三十年前，我曾這樣介紹他：『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三十年後，我認識神會比較更清楚了，我還承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中國佛教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者，印度禪的毀滅者，中國禪的建立者，袈裟傳法的偽史的製造者，

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

西天二十八祖偽史的最早製造者，六祖壇經的最早原料的作者，用假造歷史來做革命武器而有最大成功者，——這是我們的神會』。

我很熱誠的把這個『南陽和尚』的一點遺著整理好了，很高興的奉獻給我的老朋友南陽董作賓先生，祝他的六十五歲生日，祝他至少活到同這個『南陽和尚』一樣的九十三歲！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十日夜，胡適

I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 劉澄集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序〕（殘存後幅）

……教彌法界。南天紹其心契，東國賴爲正宗。法不虛傳，必有所寄。南陽和尚，斯其盛焉（註一）。稟六代爲先師，居七數爲今教。嚮戀如歸父母，問請淡（此字疑有誤？）於王公。明鏡高懸，鬚眉懷醜。海深不測，洪湧澄漪。寶偈妙於貫花，清唱頓於圓果。貴賤雖問，記錄多忘。若不集成，恐無遺簡。更訪得者，遂綴於後。勒成一卷，名曰『問答雜徵義』。但簡兄弟，餘無預焉。

前唐山主簿劉澄集（註二）。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

（註一）此序稱『南陽和尚』，全卷標題應是『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日本圓仁和尙於開成三年（838）入唐求法，在唐土留學近十年，到大中元年（847）才回日本。他的承和十四年（大中元年，847）『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大正大藏經五五冊，第2167件）記有『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一卷，劉澄集』，正與此序相印證。稍後幾年，日本圓珍和尚入唐，在大中七年至十二年（853-858）之間，先後有請來目錄五件（大正藏五五冊，第2169-2173件），其中大中八年及十一年兩錄及十二年『總目錄』，均記有『南宗荷澤禪師問答雜徵一卷』。『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似是原來的標題，其最早編集大概在天寶四年（745）神會被請入洛陽荷澤寺之前，故仍稱『南陽和尚』。

（註二）劉澄的事跡無可考。唐山縣屬於江南東道杭州餘杭郡。則天女帝萬歲通天元年（696）改紫溪縣爲武隆縣，其年復爲紫溪，又析紫溪別置武隆。聖曆三年（700）省武隆入紫溪。長安四年（704）復置武隆縣。神龍元年（705）中宗復位，改武隆爲唐山。宋改唐山爲昌化，即今浙江昌化縣。

〔1a〕 作本法師問本有今無偈（註一）

問：『本有今無，本無今有。三世有法，無有是處。』（此即『本有今無偈』）其義云何？

答曰：蒙法師問，神會於此亦疑。

又問：疑是沒勿？（是沒勿=是勿=是物=是沒=甚麼？參看下文〔8〕張燕公問一章有『問，喚作是沒勿？』石井本同。胡本作『問，喚作是物？』）

答：自從佛法東流已來，所有大德皆斷煩惱爲『本』，所以生疑。

問：據何道理，〔疑〕煩惱爲『本』？（胡本作『據何道理，斷煩惱非本？』其底本似亦是『煩惱爲本』四字，已經一位通人改過了。我以爲不如增『疑』字。）

又答：據涅槃經第九菩薩品，文殊師利言：『純陀心疑如來常住，以得知見佛性力故。若見佛性而爲常者，本未見時，應是無常。若本無常，後亦應爾。何以故？世間物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如是等物悉皆無常。』驗此經文，文殊所騰純陀疑者，即疑佛性非常住法，不問煩惱。何故古今大德皆斷煩惱爲『本』，所以生疑。（註二）

〔1b〕 問：『本有今無偈』，其義云何？

答曰：據涅槃經義，本有者，本有佛性。今無者，今無佛性。（原作『本有者，本無佛性，今無佛性』。石井本同。用胡本校改。）

問：既言本有佛性，何故復言今無佛性？

答：言『今無佛性』者（言今二字，此本與胡本與石井本皆互倒，今改正），爲被煩惱蓋覆不見，所以言無。『本無今有』者，本無者，本無煩惱；今有者，今日具有。縱使恒沙大劫，煩惱亦是今有。（此下，石井本與此本有『故言』二字，依胡本刪。）『三世有法，無有是處』。

（註一） 胡本與石井本各章都沒有標題。倫敦此本共存十四章，後十三章各有問者之名，與石井本全同，但都沒有標題。我頗疑『作本法師問本有今無偈』的標題是後來加的。

（註二） 此段從『問本有今無』起，至第三答『所以生疑』止，是石井本沒有的。石井本雖『欠頭』，但好像是一個完整無缺的精鈔本。我頗疑心此一段是神會後來加上去的，所以我把此段寫作〔1a〕。胡本103頁一行至九行有此一段，但無問者之名，其文字也稍有不同。第一答『蒙法師問，神會於此亦疑』；『又問，疑是沒勿』：胡本皆脫。此本有此一答一問，文理就更明白了。本有今無偈，屢見於涅槃經（北本第四之七，第八之三，第十一之一，第十一之二；南本第十五，第二十之二，第二十三之一，第二十三之二）。但『本有』什麼，『今無』什麼，涅槃經裏就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神會在此段裏指出『所有大德皆斷煩惱爲本』，這就是說他們斷定『本有』的是煩惱。神會懷疑這種說法，他引涅槃經卷九（大正大藏經十二冊，頁663）的一段話，他指出文殊師利當時提出的純陀的疑問，只疑佛性是不是『非常住法』，並沒提到煩惱的問題。神會自己主張『本無煩惱，今有煩惱』，見下文。

者，所謂佛性不繼於三世。（三世是過去，未來，現在）

問：何故佛性不繼三世？

答：佛性體常，故非是生滅法。

問：是勿是生滅法？

答：三世是生滅法。

問：佛性與煩惱俱不俱？

答：俱。雖俱，生滅有來去，佛性無來去，以佛性常故，猶（原作由）如虛空。明暗有來去，虛空無來去。以是無來去故，三世無有不生滅法。（此句三本相同，其實不可通。『無來去故』之『無』字當是誤衍，或當作『有』字。）

問：佛性與煩惱既俱，何故獨斷煩惱非本？

答：譬如金之與鑛俱時而生，得遇金師，鑪冶烹鍊，金之與鑛當各自別。金則百鍊百精。鑛若再鍊，變成灰土。涅槃經云，金者喻於法性（胡本與石井本皆作『佛性』），鑛者喻於煩惱。諸大乘經論具明煩惱爲客塵，所以不得稱之爲本。若以煩惱爲本，煩惱爲是暗，如何得明？涅槃經云，只言以明破暗，不言以暗得明。若暗破〔明〕，即應經論自共傳，經論既無，此法從何而立？若以煩惱爲本，若將煩惱爲本（胡本無此六字。石井本有），不應斷煩惱而求涅槃。

問：何故經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答〕：計煩惱性本自無斷。（石井本此八字屬於問話，此下始有『答』字，而無『若』字。倫敦本此八字也連屬問話，此下有墨塗去的一個字，似『若』，也似艸頭的『答』字。胡本此八字作『若煩惱本自無斷』七字，而下文明有『若』字，故胡適校改上『若』字爲『答』字。今參校三本，我決定校增『答』字，而以此八字屬答話。）若指煩惱性即是涅槃，不應勸衆生具修六波羅密，斷一切惡，修一切善。以煩惱爲本，即是〔棄〕本逐末。（原無『棄』字，作『涅』字，又點去。石井本也脫一字，鈴木校補『棄』字。胡本此句作『若以煩惱爲本，不應棄本逐末』，此是通人臆改的了。）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本來涅槃，無漏智性本自具足。譬如木性火性俱時而生，值燧人鑽搖，火之與木當時各自』。經云木者，喻若煩惱；火者，喻如佛性。涅槃經云，〔以智火燒煩惱薪。經云智慧即佛性。〕（原脫此十四字。石井本亦脫。依胡本校補。火上似應有慧字。）具有此文，明知煩惱非本。

問曰：何故涅槃經云，——第十五梵行品說，——『本有者，本有煩惱。今無者，今無大般涅槃。本無者，本無摩訶般若。今有者，今有煩惱？』。

答：爲對五蔭色身故，所以說煩惱爲本。又經云，『佛言，善男子，爲化度衆生故而作是說，亦爲聲聞辟支佛而作是說。』又第卅六橋陳如品，梵志問佛：身與煩惱何者於先？佛言：身在先亦不可，煩惱在先亦不可。要於煩惱然始有身。驗此經文，故知煩惱與身爲本，非謂對佛性也。又經云：『有佛性故，得稱爲常。以常故，得稱爲本。』非是本無今有。第十五卷云：『佛性者，無得無生。何以故？非色非不色，不長不短，不高不下，不生不滅故。以不生滅故，得稱爲常。以常故，得稱爲本』。第十九卷云：『如暗室中有七寶，人亦知有（此本與石井本此四字作『人亦不知所』，依經文改正），爲暗故不見。有智之人然大明燈，持往照燎，悉得見之。是人見此七寶，終〔不〕言今有。（此本與石井本皆無『不』字，胡本有。）法性亦非今始有，以煩惱暗故不見，謂言本無今有。亦如盲人不可見日月，得值良醫療之即便得見，謂言日月本無今有！以盲故不見，日月本自有之。』第廿五卷云：『一切衆生未來之世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衆生現在具有煩惱諸結，是故不見，謂言本無。』又第十九卷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以諸衆生煩惱覆故，不見涅槃，便謂爲無。當知涅槃是常住法，非本無今有。』佛性者，非蔭界入，非本無今有，非已有還無。從衆善緣，衆生得見佛性。以得見佛性故，當知本自有之。

問：既言本自有之，何不自見，要藉因緣？

答：猶如地下有水，若不施功掘鑿，終不能得。亦如摩尼之寶，若不磨治，終不明淨。以不明淨故，謂言非寶。涅槃經云，一切衆生不因諸佛菩薩善知識指授，終不能得。若自見者，無有是處。以不見故，謂言本無佛性。佛性者，非本無今有也。（註一）

〔2〕 眞法師問·云何是常義？

答：無常是常義。

（註一）自『問本有今無偈其義云何』至此，等於石井本第一頁一行至五頁六行；等於胡本 103 頁十行至 108 頁八行，故三本可以互相校勘。此本文字與石井本很接近，而與胡本很多不同。此章裏引涅槃經，往往列舉卷數與品名，石井本也如此，但胡本全沒有舉卷數或品名。此章在石井本列在最前，與此本相同；但胡本此章之前尚有五章，皆是此本與石井本沒有的。看這兩點異同，可知三本的來歷不同。

問：今問常義，何故答無常是常義？

答：因有無常，而始說常。若無無常，亦無常義。以是義故，得稱為常。譬如長因短生，短因長立。若其無長，短亦不立。事既[同]故，義亦何殊？（此本與石井本皆作『事既故』，胡本作『事相因故』，今校增『同』字，似勝於『因』字。）又法性體不可得，是常義。又虛空亦是常義。

〔問：何故虛空是常義？〕（此本與石井本均脫此八字，依胡本補。）

答：虛空無大小，亦無中邊，是故稱為常義。（虛空下，此本與石井本皆有『以』字，胡本無。）謂法性體不可得，是[不]有。能見不可得體，湛然常寂，[是不無]，是為常義。若準有無而論，則如是。若約法性體中，[於無]亦不無，於有[亦不有]，恒沙功德本自具足：此是常義。（以上所補的脫文，皆依胡本補。石井本脫文與此本同。）又不大不小是常義，謂虛空無大，不可言其大；虛空無小，不可言其小。今言大者，小家之大；今言其小者，乃是大家之小。此於未了人，則以常無常而論。若約法性理（三本皆作理，似當作體），亦無常，亦無無常。以無無常故，得稱為常。（註一）

〔3〕 戶部尚書王趙公以偈問三車義：（註二）

宅中無三車。露地唯得一。

不知何所用，而說此三車？

答曰：三車在門外，說即在宅中。

諸子聞說時，已得三車訖。

又問：今者在門外，先是乘車出。

宅中既得車，出外何須索？

答：諸子雖得訖，不知車是車。

（註一） 此章等於胡本第108頁第九行至110頁第一行；等於石井本第五頁第六行至七頁第七行，故三本可以互相校勘。

（註二） 王趙公是王珣，唐書一百六卷，新唐書卷百廿一，皆有傳。先天二年（713），玄宗發難，清除太平公主和她的黨羽，王珣是主謀有大功的人。功成之後，玄宗拜他為戶部尚書，封趙國公。後來玄宗嫌他是個「譎詭縱橫之士」，頗疎遠他，歷任十五州的刺史，食實封七百戶，垂四十年。天寶五載（746），他被李林甫誣陷，貶江華郡員外司馬，自縊死。

『三車』的譬喻出於法華經的譬喻品。三車是羊車，鹿車，牛車，用來比喻三乘：聲聞乘，辟支佛乘，大乘。

既不自證知，所以門外索。

問：何處有人得道果，豈不自知乎？

答：下文自證，所得功德仍不自覺知。

問：諸子不自知，容可門外索。

父應知子得，何須更與車？

答：諸子不自知，所以門外索。

長者今與車，還是先與者。

問：三車本無實，所說乃權宜。

與者是舊車，那應得假物？

答：長者意在一，方便權說三。

前者說三車，三車本是一。

問：一車能作三，三車能作一。

何不元說一，辛苦說三車？

答：若爲迷人說，三便作三車。

若約悟人解，卽三便是一。(註一)

〔4〕崔齊公(註二)問：禪師坐禪，一定以後，得幾時出定？

答曰：神無方所，有何定乎？

又問：既言無定，何名用心？

答曰：我今定尙不立，誰道用心？

(註一) 此章等於胡適本第110頁第二行至111頁第四行；等於石井本六頁八行至七頁八行。三本互校，寫定可讀。第三偈四句，三本皆誤分作兩截，前二句誤屬於前偈，故第三偈只剩兩句了。兩截之間，胡本有『重實』二字，石井本與此本有『又問』二字。今移『又問』於第三偈首句之前。又最後一偈第二句，此本作『一更作三車』，石井本作『一便作三車』。今从胡本作『三便作三車』。

這一章裏問的五偈，答的五偈，都並不高明。但在當時，『三車』的問答似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宗密的圓覺大疏鈔卷三下有神會略傳，其中說：『又因南陽答王趙公三車義，名漸聞於名賢。』南陽屬於鄧州，王弼曾做鄧州刺史。

(註二) 崔齊公可能是崔日用，更可能是他的兒子崔宗之。崔日用是幫助玄宗討平韋氏的功臣，封齊國公；後來他也參預清除太平公主一黨的事。他死在開元十年(722)，時年五十。唐書九十九卷，新唐書百廿一，有他的傳。他的兒子宗之襲封齊國公，即是杜甫飲中八仙歌裏說的『宗之躑躅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唐書李白傳裏說『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李白詩酒唱和。』崔日用死時，神會還沒有大露頭角，故我想崔齊公可能是崔宗之。下文有蘇晉也是『飲中八仙』之一。